

甬上风

系列报告文学丛书



潮涌三江

王耀成 著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玉娟

封面设计：王海明



ISBN 7-80602-262-7



9 787806 022627 >

ISBN 7-80602-262-7/1-41

全套(四册) 定价：45.00元

潮涌三江

——宁波开发开放二十年纪略

王耀成 著

宁波出版社



谨以此书

纪念邓小平同志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15周年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50 周年

纪念宁波解放 50 周年

据新修的《宁波市志》载：

1900年4月9日，宁波镇海、奉化等地辰刻天色忽晦暝一刻钟，非燃烛不能见物。

这“黎明前的黑暗”，抑或是一种朕兆，一种昭示，一种象征——注定这未来的世纪，是一个风雨飘摇，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世纪？

据新华社专电：

1998年10月10日，一颗位于金牛星座编号为3543号的行星被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命名为“宁波星”。

从此，宁波这个古老的港城，伴随着这颗明亮的“宁波之星”升入宇宙星空。

又，据权威部门统计：

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宁波工业总产值增长64倍；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经济总量增加了44倍。

20年，飞越一个世纪！

20年，照耀一个世纪！

序

邵占维

如果要问最近 20 多年来,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是什么?回答无疑是“改革开放”4 个字。

如果要问最近 20 多年来,使中国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动力是什么?回答还是“改革开放”4 个字。

中国如此,宁波变复如此。

正如本书所说的:从 1978 年到 1998 年 20 年间,宁波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却使经济总量增长了 44 倍;20 年飞越了一个世纪!

伟大的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是我们每日每刻都能感受到的。使我们的感受都赶不上的,是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真正用得上“日新月异”4 个字。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一张宁波地图可以用好多年不会过时。楼还是那些楼,路还是那几条路,山川如常,景物依旧。可是现在不同了,一年半载,甚至几个月就使人有“今是而昨非”之感。

再举一个例子:1985 年,有关部门在曾经是宁波市的

标志性建筑——灵桥上做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测试：由东往西的车流速度仅为2.3公里/小时，也就是说，宁波的车子开得比人步行还要慢。城市基础设施落后，道路拥挤，车辆堵塞……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有了现代化的机场，有了高速公路，宁波人3个小时可以到达上海，这是多大的变化啊！

20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朵，20年的改革开放仿佛还是昨天发生的事。但是由于变化实在太快，许多事情，“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这就需要把昨天的伟大变革记录下来，让历史告诉未来，让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接起来——我看，这就是出版这部书的现实意义。

历史将要告诉未来什么呢？

一个得天独厚的宁波港，一个名扬海外的“宁波帮”，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三者使宁波“赶上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宁波是幸运的。纵观宁波改革开放的进程，感受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没有一个城市得到过小平同志如此直接的、全面的关怀；没有一个城市得到过国务院专门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的殊荣。

宁波人是勤劳智慧的。他们抓住了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他们没有辜负这个大好时代。但是，也应该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后代：有“浙东第一路”美誉的中山路并不是从来就这样繁华靓丽的，宁波的万丈高楼也不是一夜之间从

地里冒出来的。可以说,改革开放的 20 年,也是宁波人民卓绝奋斗的 20 年。

由于我们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我相信读着这本书的时候会感到十分亲切。本书的作者深入采访,广泛发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又用精练、沉雄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面貌。这本书无论是史料性还是可读性、深刻性,都是值得肯定的。因此,我们在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好书的同时,应该感谢作家的辛勤劳动!

本书的出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宁波解放 50 周年,恰逢邓小平同志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发动起来建设宁波”15 周年。瞻前需要顾后,知往可以鉴今,回顾历史是为了激励未来。宁波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世纪在前头,更辉煌的业绩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目 录

序	邵占维(1)
引 子	(1)
1 二十年前:一个外乡人眼中的宁波	(2)
2 潮起潮落话宁波	(6)
第一章 一代伟人和一座城市	(14)
3 孙中山慧眼识珠	(15)
4 毛泽东过门不入	(17)
5 邓小平情有独钟	(20)
第二章 独特的历史机遇	(28)
6 代总理奠基:为“宁大”,为宁波	(29)
7 万里说:21 世纪要看宁波了	(35)
8 一锤定音	(37)

第三章 为了宁波的腾飞(上) (45)

- 9 走进中南海 (46)
- 10 给宁波插上铁翅膀 (51)
- 11 让宁波驶上快车道 (57)
- 12 给宁波一个起跑线 (66)
- 13 一个未圆的梦 (86)

第四章 为了宁波的腾飞(下) (107)

- 14 谷 牧——从“广东代表”到
“宁波帮” (108)
- 15 朱镕基——“治大国若烹小鲜”
..... (114)
- 16 卢绪章——一个大写的人 (123)
- 17 宁 波——浙江省的“重中之重” (136)

第五章 黄金海岸和黄金时代 (142)

- 18 从帆船到轮船,从内河到海港 (143)
- 19 是谁,造就了北仑港 (149)
- 20 北仑山和绿华山的对话 (159)
- 21 东方大港,你在哪里 (167)

第六章	黄金时代和黄金海岸	(177)
22	包玉刚好有一比	(178)
23	情系北仑	(180)
24	卢绪章上书	(186)
25	北仑港,你创造了多少个“中国之最”	(188)
第七章	梦想成真	(193)
26	宁波人的大学梦	(194)
27	从虞洽卿到包玉刚	(196)
28	寻访朱兆祥	(203)
29	“宁波帮”共圆大学梦	(209)
第八章	开放之窗	(213)
30	没有围墙的开发区	(214)
31	生机勃勃的保税区	(233)
32	得天独厚的大榭岛	(243)
尾 声		(257)
后 记		(262)

引 子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历史,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串特别的岁月。

宁波是太平洋的涛声最早唤醒的地方。

它曾经有过一个港口城市的辉煌。它也有过太多的屈辱和悲伤:海洋的禁锢和开放,国门的开启和闭合,几乎贯穿了明清两代;“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几成宁波近代史的代名词。

从公元 1844 年 1 月 1 日宁波开埠到公元 1979 年 6 月 1 日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从被迫开放到主动开放:转眼又是百年!

斗转星移,潮起潮落。不舍昼夜,奔流入海的甬江淘去了多少人物、淘去了多少岁月,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难忘的史页!

1 二十年前：一个外乡人眼中的宁波

公元 1979 年 12 月 15 日，一位年轻的共和国陆军军官，带着他的全部“家当”——350 公斤书籍，雄心勃勃地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最高驻军——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报到。

他的卧铺票只能买到杭州。在人声鼎沸的杭州城站他遇到了宁波穿山半岛仰岛湾牛扼港快艇支队的一个水兵。

水兵很有礼貌地挪开行李，在那个拥挤不堪的简陋候车室让给他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耐心等着吧！离开车还有两个多钟头。”

水兵对他说：“上了车还得哐当哐当 5 个小时，才能到达宁波呢。”

他从水兵的介绍里知道了，萧甬铁路好比是人的一段盲肠。他要去的宁波，就位于那段盲肠的端点。

宁波给他的第一感觉，原来这个著名的五口通商口岸，实际是个交通并不很方便的地方。

当他有了这个感觉以后，不禁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一丝隐忧。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将到未到的城市了。

三天前，他在北京车站，在华丽的《北京颂歌》乐曲声

中,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现在,他不禁问自己:

放弃了国防部大院总政大楼二楼东窗下那张坐了8个年头的办公桌,从人人艳羡的首都来到这个海之角、陆之尾,值得吗?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事实。

不消说,这个共和国军官就是我。在这之前,我是总政治部所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有着8年“编龄”的最年轻的编辑。

“小王,不要着急嘛,以后会给你们担子挑的!”

在接到我的请调报告后,从延安鲁艺出身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胡奇,找我非常恳切地谈了几次话。

其实老社长是误解了。

我之所以三番五次地要求调到宁波,其实是受了那一片蔚蓝色的诱惑。

我那时血气方刚,刚刚发表了几篇在全军有影响的作品,创作欲非常旺盛,不甘心年纪轻轻就坐在编辑部里给他人作嫁衣。(到了宁波后,才发现这里的海根本不是什么蔚蓝色,而且也离得太过遥远。)

但,那时候我对宁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啊。

我和宁波唯一的联系,是我妻子的籍贯那一栏中“宁波”两个字。其实,从她祖父那一辈就已经到了上海,她也出生在上海。宁波对她来讲只不过是一个如影随形的符号罢了。

我本人对宁波最初的认识则是来自历史教科书。“鸦

片战争”，“五口通商”，几乎就是宁波的全部。

隐隐约约地和这段历史相印证的，是我从祖父那里听说的有关我们家族的一个传说。说是我们祖上曾经有一个人在宁波做官，时间从祖父的年龄推算起来当是鸦片战争之后。至于这位祖宗在宁波是为官还是作吏，我一直心存疑问。我甚至怀疑，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衙役。因为这个祖宗后来回到金华家中时早已潦倒不堪。为了装装面子，快到家乡时，他雇了一顶轿子，但是轿资却是到家以后由家里人替他付的。轿子里除了一杆烟枪外空无所有，他本人则除了这个恶嗜别无所能。

在我们老家，把吸鸦片叫吃“红丸”。我们这个祖宗吃红丸一直吃到死，把一份不薄的家财吃了个精光。因此再过若干年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光荣地被评为下中农。

回想起来，1979年呈现在我眼前的宁波，和现在比起来简直恍若隔世。

把城区切割为一块块的小河上，泛着厚而腻的铜青色的波，使人想起“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的句子。河边是狭窄的马路；马路上，是和路人混杂并行的汽车黄鱼车自行车；马路边是木结构的低矮楼房。楼下店铺的木排门上编着“1、2、3、4”的号码，使人想起《早春二月》中的“林家铺子”。楼上临街的外墙，是原色的杉木条钉成的，岁月把它烤晒得使人老是担心一根火柴就能点着。如果要拍二三十年代江南小镇的电影，在城中的许多角落几乎用不着太多的修饰或者另外置景。

我到达宁波那天,从火车站出来坐上舰队来接我的中吉普,正在观赏市容,中吉普嘎然一声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是一辆黄鱼车把我们的尾灯撞碎了。开车的老兵为了回去好交帐,只得冲我苦笑了一下,开着车耐着性子跟在黄鱼车后面曲折蛇行,到闯祸人的单位开了一张证明。

经过这一番折腾,从火车南站到我暂时落脚的曙光路60号舰队电影站,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好客的宁波给了我这样一份见面礼,好让我有充裕的时间第一眼就把她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两年后的1981年秋天,我们在宁波海军招待所接待中国戏剧家协会17位著名戏剧家组成的采访团。

记得刚到那天晚上,团长凤子和著名老剧作家吴祖光与我相约早起,说要看看宁波市容。翌日清晨我陪着他们串街走巷,走过一个一个墙门。

在炊烟缭绕之中,有两样东西定格在我们的脑子里:

一样是冒着青烟的煤饼炉,另一样是涮得沙沙作响的马桶。

又三年,1984年秋天,包玉刚先生一家荣归。我后来在当年市政府的接待计划中看到这样的安排:

“下午2时,包先生一家登市展销大楼顶层,观看宁波市容……”

我不禁哑然失笑。不知道包先生后来果真登楼否?如是,则又作何感想?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什九不识展销大楼了,但当年

它确乎是甬上第一高楼。甬上第一高楼曾经是东门口的交邮大楼,楼高8层,造了7年,总高32米。就在包先生回乡之时,座落于江夏街的“宁波市工业产品展销大楼”刚巧落成,楼高11层,40米,在宁波人的眼里,自是巍巍然第一高楼了,难怪要自豪地请贵宾登楼观光了。

殊不知,船王的那些“巨毋霸”式的海上巨轮,船桥的高度大概也不止40米呢。

但是话说回来,1984毕竟不是1949,更不是1844年了。坚冰已经打破,国门已经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露出了曙光。

虽然,三尺之冰不可能一朝消融,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宁波,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使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到达使我正好经历了宁波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列宁说过,最早投入新生活的人是幸福的。

2 潮起潮落话宁波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历史,都有一串属于自己的特别的岁月。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也是太平洋的涛声最早唤醒的地方。几乎从最早的先民开始,它的休养生息就和海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它曾经有过一个港口城市的辉煌。早在唐宋时代,宁